景德傳燈録　廿五廿六

日

日之函入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人見錄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大師　金陵章義道欽禪師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　金陵報慈文遂禪師
漳州羅漢守仁禪師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

青原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乃發心之始次謁龍牙遁和尚問雄雄之尊為什麼近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龍牙曰汝不會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龍牙曰合如是師不喻旨再請垂誨龍牙曰道者汝

向後自會去次問踈山曰百市千重是何人境界踈
山曰左搖芒繩縛鬼子師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
不說師曰為什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
善說踈山駭之師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皆法緣
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淨慧一見深器之師
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淨慧上
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滴
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座側豁然開悟平生疑滯渙若
氷釋遂以所悟聞于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為國王
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

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迴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
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
身也初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
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漢
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有
傳天台智者教義者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
寖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
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齎師
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迴迄今盛行于世矣師上
堂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旛動仁者心

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
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
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什麼有云附物明
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
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
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
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
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
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
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神乏思無

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
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即絕於言句去
也師曰夢裏惺惺問櫓櫂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
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
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
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什
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什麼不向某甲道
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
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
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

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第十一月師曰來處甚分明曰為什麼不會師曰喚什麼作第十一月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什麼作物曰恁麼即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為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即太子同一真如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為什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即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師有時謂衆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師有時謂衆曰只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簡辯如懸河只成得箇顚倒知見若只貴答話簡辯有什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

簡辯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什麼心疑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只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什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示衆曰

通玄峯頂　不是人間　心外無法
滿目青山

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第一會師初開堂日示衆云一毛呑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惟我知焉乃有頌曰

暫下高峯已顯揚　般若圓通徧十方
人天浩浩無差別　法界縱横處處彰

珍重師陞堂曰有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旣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見什麼學云不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什麼處不見又云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剰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

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諸上座又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云膺汝什麼處學云恁麼即雷音震動乾坤地人人無不盡霑恩師云幸然未會且莫探頭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樂珍重第二會師上堂有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云你問我答學云如何是方便門師云你答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云顚倒作麼又僧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云恁麼即昔日靈山今來親覩師云理當即行又云

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現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渾森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第三會師上堂有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學云師宣妙法國主萬歲人民安樂師云誰向你道學云法爾如然師曰你靈利又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什麼卻不知有師云卻是你知有學云貍奴白牯爲什麼卻知有師云你什麼處見三世諸佛又僧問承教有言眼不見

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云卻是耳見學云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云眼知學云恁麼卽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云誰向你道又云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相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第四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什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卻眼塞卻耳塞卻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

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第五會師上堂有僧問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云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云誰是學人又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云非同非合學云如何是無形本寂

參師云誰問先天地學云恁麼卽隨靜林間獨自遊師云亂道作麼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第六會師上堂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古人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上座因什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絶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

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第七會師上堂有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云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云且會般若船又僧問古德云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假梯師云不遺絲髮地學云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師又云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

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第八會師上堂有僧問世尊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只如迦葉在賓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云嫩我向誰說學云恁麼卽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云你什麼處見靈山又僧問淨慧寶印和尚昔日迦葉親傳未審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云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學云恁麼卽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云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又僧淸遇云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云分明記取學云恁麼卽雲臺寶綱同演妙音師云淸遇何在學云法王法如是師云阿誰證明又云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只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晴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竝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法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第九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先德云人空法亦

空二相本來同如何是空二相本來同師云山河大地
學云不會乞師方便師云什麼處是不方便處又僧
問承教有言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
云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學云心與法界是一是二師
云你自問别人問師又云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
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
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極同真際一
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
闕無事久立珍重第十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師有言
九夫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云不露文曰

如何是心師云你名安胸又云法界性海如函如蓋
如鉤如鎖如金與金色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
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别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
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
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
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
言佛心因什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
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
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脚根下不明若究盡
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

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給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久立珍重第十一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蔕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與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覰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

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第十二會師上堂有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云更待答話在學云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云將復舉一徧又僧問一人執炬自燒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云不遺者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你名敬新學云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云有

學云什麼人證明師云教新證明又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異境靈蹤覩者皆羨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虚空鳴穀穀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虚空底師云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恁麼即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云你還聞麼又云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曾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綜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剎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久立珍重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隕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閒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大梅山庵居

時呉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離什麼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其二禪客不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於天台山白沙卓庵時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之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呉越忠懿王延入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宗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所說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再問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在三昧師曰還聞麼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舉雪峯塔銘問老宿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

壞即且置雲峯即今在什麼處(法眼別云即今是成是壞)衆皆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彌伏王大悅命師居之署圓通普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諸人還委得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卻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即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眞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揑目看華華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師上堂曰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什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腳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即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

麼師問僧受業在什麼處曰在佛迹師曰佛在什麼處曰什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曰放闍黎七棒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曰若得無言什麼處不問得師喝之曰恰似問老兒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只看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禪師道欽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師上堂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要須上來討箇什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兎角解落諸上座欲得省要麼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有什麼境問古人拈椎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江南國主請師居章義道場示衆曰總來這裏立作什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臥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柰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眞而莫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卻不知且道看卻什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只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什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初住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一日上堂衆集師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卽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會也只爲迷情所覆便去不得迷時卽有質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

爲頭豈不是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什麼人得聞師曰只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什麼處問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卽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杭州人也姓陸氏乳抱中父母從家于宣城纔卯歲挺然好學乃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六觀方禪教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甄分眞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淨慧禪師述已所業深符經旨淨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什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什麼師懵然無對淨慧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初住吉州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淸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覺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師上堂謂衆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

生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
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
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
先師道佛即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
得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
曰汝試舉崇壽佛法看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
師曰汝喚什麼作巔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
顚倒師謂衆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
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僧問如何是
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

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
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
是吹毛劍師曰鏴麴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
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
路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幾程到
此曰七程師曰行卻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
曰總是師曰衆生顚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
己師曰總是師又曰諸上座各在止觀經冬過夏還
有人悟自己也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眞見不被邪
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白甚

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也初參淨悲後迴故郡止東安興教寺上方院示衆曰只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什麼僧衆晩參師謂衆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

師次住漳州報恩院謂衆曰報恩這裏不會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長鳧脛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道血脈不通泥水有腸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什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即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即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即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師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即纖頭

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十二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恁麼商量別有商量曰更作麼生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什麼作緣塵僧曰若不恁　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詣臨川謁淨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看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對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

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眞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衆師上堂謂衆曰佛法顯然因什麼却不會去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見

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即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一日大衆參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慧日和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即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上堂謂衆曰高山頂上空蔬飯無可祇待諸道者唯有金剛眼睛惡助汝發明眞心汝若會得能破無明黑暗汝若不會眞箇不擾便起歸方丈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菜著汝鼻孔問如何是物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即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什麼作月曰莫即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什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什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問如何是禪師曰三界綿綿曰如何是道師曰四生浩浩

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福州福清縣人也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師曰滴滴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承淨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師事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什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

心爲什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只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問根塵俱泯爲什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什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什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如何是巔山巖崖裏佛法師曰用巔山巖崖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遂有頌曰

摩訶般若　非取非捨
若人不會　風寒雪下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佛青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慧淨慧詰其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

求火亦似汝則將佛問佛淨慧曰幾放過元來錯會師雖蒙開發頗懷猶豫復退思既殆莫曉玄理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慧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後住報恩院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好箇話頭只是無人解問得所以勞他古人三度喚之諸人即不勞他與也此即且從古人意作麼生還說得麼千佛出世亦不增一絲毫六道輪迴也不減一絲毫皎皎地現無絲頭翳礙古人道但有纖毫即是塵且如今物象巍然地作麼生消遣汝若於此消遣不得便是凡夫境界然也莫嫌

朴實說話也莫嫌說著祖佛何以故見說祖佛便擬超越去若恁麼會大沒交涉也須子細詳究看不見他古德究離生死亦無剃頭剪爪工夫如今看見大難繼續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卻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謂衆曰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眞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

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
道師曰汝道我道什麼問二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
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二僧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只
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有言樹
能生果作玻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
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
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
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
賒在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泉州晉江人也得法
於淨慧禪師上堂示衆曰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
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之道能事畢矣何用更
來這裏舉論眞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
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眞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
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
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
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法爾無偏正隨相
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卻是非如

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且作麼生坐江南國主新建報慈大道場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師謂衆曰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可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眞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眞則一空絶迹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問國主再請蓋特爲先朝和尚今日如何擧唱

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勿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卻依舊處去

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筠河中府人也姓王氏弱齡邁俗依普救寺具大師披削年滿受具始遊方謁撫州龍濟修山主親附久之機縁莫契後詣金陵報恩道場參淨慧頓悟玄旨後住廬山棲賢寺師上堂謂衆曰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底只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

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什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什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什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為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乾德二年江南國主仰師道化於北苑建大道場曰淨德延請居之署大禪師之號上堂謂衆曰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

座莫恁麼攙搜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為什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只為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只為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只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即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什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即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師

復謂衆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鄽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峯樓玄蘭若開寶二年八月十七日宴坐告寂壽六十四臘四十四

高麗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淨慧之室本國王思慕遣使來請遂迴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諸上座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師之言教未被中華亦莫知所終

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淨慧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上堂未陞座乃曰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師便陞座良久曰爲大衆只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未識且討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什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

什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
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卻成不委問如
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哉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
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即大衆有賴
也師曰何必師告衆曰且住得也久立官人及諸大
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喩何及所以道未了
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師便下座立倚拄杖
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巖
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師次住上藍護國院僧
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

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
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什麼處問不
入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
汝是什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
汝演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陞座維那白椎云法
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即
今是第幾義師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此是山
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
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
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

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陞座僧出問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為大衆一了答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處分照來江南國主為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慧之室暨淨慧入滅後嘗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為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疏去何也只為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為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

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在前進及至城所
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
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晩生須知僥倖我國主
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只要汝開口如今不
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效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
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久風相逼去住是
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
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
帶布此卽順俗我道違眞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
道卽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

乞一墳冢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卽其
月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眞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人也姓劉氏七歲
依高安禪師出家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暨遊方與
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臨川尋於浙右水心寺掛錫
宴寂後止越州法華山續入居恭寺上方淨院吳越
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謂衆曰山
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
重苦勉山僧勸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
只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

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自絶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虚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太衆誰信汝問見月忘指時如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認指爲月耶師曰汝參學來多少時也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印心於法眼之室初住撫州曹山崇壽院爲第四世上堂謂衆曰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什麼處若會得諸佛常見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見前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屠兒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

師不答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麽曰恁麽即全應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入居報恩署號攝衆師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椎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麽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更別說箇什麽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於達磨西來也只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illegible]入只道直下是便教立地覯取古人雖即道立地覯取如今坐地還覯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奥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開寶中示滅于本院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師又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麽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麽便散去若有作麽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

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眞源作麼生是法之眞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卽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淨慧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淨慧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什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卽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師淳化三年示滅

洪州雲居山眞如院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初住龍須山廣平院有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識取廣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次住雲居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什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眞乃問曰眞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什麼將供養眞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本山出家禮照明禪

師披剃尋參淨慧獲預函丈因請益問外道問佛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敘語未終淨慧曰住住汝擬向世
尊良久處會去師從此悟入後本山請歸住持當第
十一世學者尤盛師上堂示衆曰乗此寶乗直至道
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祗延時寒不用久立卻
請迴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
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何人
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
恁麼卽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
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

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
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師又謂衆曰實是
無事與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只
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心空是及第且作麼生會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
坐是心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座要心空麼但且識
心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
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好若應阿誰
喚上座若不應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
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老病僧

又莫是渠自代麼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與人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僧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

不要三乘要祖宗　三乘不要與君同
君今欲會通宗旨　後夜猿啼在亂峯

師淳化二年示滅塔于本山

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敬遵上堂謂衆曰皎皎炟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狩無節長時撥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什麼卻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華坼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即般若雄峯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汝什麼處見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汝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即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眞讃曰

眞兮廖廓　郢人圖矱　嶽聳雲空
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眞曹州人也姓魏氏本名慧超升淨慧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其語播于諸方初自廬山余家峯請下住歸宗上堂示衆曰諸上座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卽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什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聞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乱說問承教有言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剎卽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卽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卽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師次住金陵奉先寺未幾復遷止報恩道場太平興國四年歸寂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

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無對師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上堂示衆曰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無事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旙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又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構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猶

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欠少問祖燈重耀不吝慈悲更垂中下師曰委得麼曰恁麼卽方便門已開師曰也賺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少依本邑石梯山出家具戒參法眼受記初住昇州妙果院後住茲院參學頗衆師上堂衆集良久謂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眞箇衲僧時有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

問我答曰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僧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只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師謂衆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爲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谿子孫不是曹谿子孫若是曹谿子孫又爭合除卻四字若不是又過在什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師又曰此一衆眞行腳人也珍重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禮部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尊年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而坐亡壽七十有八袁長史建塔于西山

盧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師化緣將畢以住持付門人辯實接武說法乃歸本院西堂示滅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住本院爲第二世初上堂示衆曰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

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
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
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
若不朗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
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
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
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
地是汝眞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
曰汝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

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
聞師曰迦葉親聞箇什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
到師曰汝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
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卻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
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
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
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爲什麼不識師曰汝道
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
師宣師曰道什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恁麼

道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官師致政李公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公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即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即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眾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僧問學人辭去溈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眾參請隨眾作務要去即去要住即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溈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音釋

搓 七何切　惘 扶紡切無知意　鍵 巨偃切關鍵也　顗 魚豈切　滲 所禁切下漉也　蔕 都計切根本也　隕 于敏切墜也　鄞 疑巾切縣名　嶷 鄂力切山貌　餤 徒紺切食也　脛 形定切脚脛也　駢 蒲眠切　闐 徒年切駢闐衆盛貌　哆 丁可切　哆哆　擭

揳㩎莫結切揳私列切㩎揳不方正也 𢡟猪孟切開張畫繒也 塹七豔切坑也 [illegible]切

丹陽居士賀貴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五計字一萬六千九十箇
該銀八兩三錢七分
平湖沙彌在照對長洲徐普書上元李再禎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至第十一世

第九世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三人（一十三人見錄）

廬山大林僧遁禪師　池州仁王緣勝禪師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

泉州上方慧英禪師
饒州芝嶺照禪師
廬山歸宗省一禪師
廬山歸宗夢欽禪師
洪州永安明禪師
潭州石霜爽禪師
廬山佛手巖因禪師
昇州華嚴幽禪師
洪州大寧道邁禪師
鄂州黃龍仁禪師
荊州護國遇禪師
廬山歸宗師慧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
洪州舍利玄闡禪師
洪州禪谿可莊禪師
江西靈山和尚
金陵保安止和尚
袁州木平道達禪師
楚州龍興德賓禪師
洪州西山道聳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金陵奉先慧同禪師

廬山寶慶庵道旨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河東廣原和尚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

安州慧日院明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劬院玄應禪師法嗣

報劬第二世仁義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法騫禪師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第二世黃龍和尚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

第十世

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四十九人三十人見錄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　溫州大寧可弘禪師

蘇州長壽朋彥大師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

杭州報恩法端禪師　杭州報恩紹安禪師

福州廣平守威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廣州光聖師護禪師　杭州奉先清昱禪師

天台普聞智勤禪師　溫州鴈蕩願齊禪師

杭州普門希辯禪師　杭州光慶遇安禪師

天台般若友蟾禪師　婺州智者全肯禪師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　杭州龍冊曉榮禪師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

福州嚴峯師术禪師

越州清泰道圓禪師

杭州開化行明大師

溫州瑞鹿遇安禪師

婺州齊雲遇臻禪師

杭州報恩德謙禪師

天台善建省義禪師

婺州仁壽澤禪師

越州大禹榮禪師

杭州靈隱紹光禪師

越州碧泉行新禪師

潤州登雲從堅禪師

越州諸暨五峯和尚

越州大禹自廣禪師

蘇州臨光清表禪師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杭州九曲慶祥禪師

越州開善義圓禪師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

杭州靈隱處先禪師

越州觀音安禪師

越州雲門重曜禪師

越州地藏瓊禪師

杭州龍華紹鑾禪師

越州象田默禪師

越州觀音朗禪師

越州何山道孜禪師

筠州黃蘗師逸禪師

已上一十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福州保明道誠大師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法嗣

常州齊雲慧禪師

洪州觀音眞禪師

洪州大寧奬禪師

常州雙巖祥禪師

洪州龍沙茂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杭州千光王瓌省禪師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

明州崇福慶祥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法嗣九人八人見錄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　秀州羅漢願昭禪師

處州報恩師智禪師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

杭州光孝道端禪師　杭州保清遇寧禪師

福州支提辯隆禪師　杭州瑞龍希圓禪師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録

杭州國泰德文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洪州雲居義能禪師

饒州北禪清皎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録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

廬山棲賢慧聰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

廬山歸宗第十四世慧誠禪師

廬山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廬州長安辯實禪師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

第十一世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

杭州富陽子蒙禪師　杭州朝明院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一人見録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法嗣

高麗國慧洪禪師　越州上林胡智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師勘僧云如來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云現即現你怎生會僧無語師侍立次見淨慧問一僧云自離此間什麼處去來曰入嶺來淨慧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淨慧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言下大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汝鼻孔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氏自淨慧印心遂開法住持僧問如何是興福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只這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師有偈示衆曰

秋江煙島晴　鷗鷺行行立　不念觀世音
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謂衆曰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有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即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瓌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主法如是也師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由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剎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国宋齊丘請開堂師陞

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曰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什麼學人巳事不明師曰闍黎什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恁麼即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潛（第三世住）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即昔時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師謂衆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眞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眞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辯白得麼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曰恁麼即猶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問諸佛出世放百寶光明師登寶座有何祥瑞師曰可驗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也是虚言

高麗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癲漢著

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

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
師曰火裏蝍蟟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往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
和尚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玄沙云少人聽今問
師不知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卻石耳峯我即
向汝道歸宗柔別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
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
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第十三世住師初上堂陞座維那

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
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什麼處為是觀為復不許
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與作返問語
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
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寱語作麼
問諸官已集大衆側聆如何是出世一言之事師曰
大衆證明問香爐起處師登座未審宗乘事若何師
曰教乘也恁麼會問優曇華拆人皆覩達本無心事
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即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
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

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智藏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智藏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從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什麼即得又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只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箇什麼即得還相悉麼此若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為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只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迴向清列何以故古人猶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是此意師曰又道中忘

前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為什麼不指天地

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凹九凸問洞
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什麼
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院緣德禪師錢塘人也姓黃氏初出家於
臨安朗瞻院落髮依年往天台山受具始習禪那於
天龍順德大師尋往江表問道值洪進山主印心時
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師上堂示衆曰諸
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僧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
什麼用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
明得强説多端也無用處無事也好尋究僧問如何

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
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没絃琴
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得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
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過去
燈明佛本光瑞如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特地
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大梅主師云闍黎今日離
什麼處

前昇州清涼休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魏府人也姓張氏幼歳
出家禮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披削年滿受具於撫

州希操律師於清涼得法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又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前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偈曰

剎剎現形儀　塵塵具覺知　性源常鼓浪
不悟未曾移

前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什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前漳州隆壽院無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施氏母廖氏始娠頻惡葷腥及長捨於本州開元寺菩提院出家納戒詣漳州參逸和尚得旨刺史陳洪銛請開堂住持隆壽第三世住上堂謂衆曰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

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
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未識境在有僧到參至明由入方丈請師心要師曰
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卻覓呈心
要心要如何特地疏

前廬山歸宗寺道詮禪師法嗣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有力者負之而趨

前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
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
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前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僧問叢林浩浩法鼓喧喧向
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他無箇消息爭肯應當曰今
日宗乘已蒙師指示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梁山點
出秦時鏡長慶峯前一樣輝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
孤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作麼作麼問如何是太陽家風師曰滿缾傾
不出大地勿饑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何不是佛曰

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迢然不掛三秋月一句當陽豈在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解問不當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陝府鐵牛人皆嚮下和得玉至今傳問如何是太陽透法身底句師曰太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横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出戸烏雞頭戴雪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杲日當天後烏雞出戸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餘杭人也姓王氏總角之歳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鎭將屬翠巖永明大師遷止龍册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烏類尺鷃巢于衣襵之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縁他日大興佛事密受記初住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咸平元年賜額曰資聖寺）師上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

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
雪竇之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
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居靈隱山新寺爲第一世明
年復請住永明大道場爲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
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
喜勿交涉師有偈曰

欲識永明旨　門前一湖水　日照光明生
風來波浪起

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
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

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
審出箇什麼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承教有言
一切諸佛及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
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
者應須用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沙盆師居
永明道場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
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
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
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
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敘

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眾跏趺而逝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太宗皇帝賜額曰壽寧禪院

溫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即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即不僁佗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歸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姑蘇節帥錢仁奉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衣署廣法大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問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即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住

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卽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
四十九臘三十五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葷
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瞻院依年受
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
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
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處彌勒師子月佛師方作
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
山雲居道場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因入
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

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
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
施主物師每常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
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滌唾便利等並宜嗚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棄之）吳越國王嚮其道風召賜紫
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安功臣院文侶輻湊師上堂
曰諸上座捨一知識而參一知識盡學善財禮游之
式樣也且問上座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山
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卻於別峯相見夫
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明然

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即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一日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歸方丈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illegible]

要即普門第十世師上堂曰古德爲法行脚實不憚勤勞如雪峯和尚三迴到投子九度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纔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指掌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當等閑況此事悟亦有時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普門家風師曰幾人觀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境師曰汝到處且問家風了依師開

寶四年固辭國王稱年老願依林泉願頤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爲終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辦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峯常照

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端 第三世住 師上堂曰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卻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辨明達禪師紹安 第四世住 師上堂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上座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福州侯官人也西峯山受業參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於師師拈起衣曰有人敢道

天台得度時吳越忠懿王嚮德命闡法住持署手師名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眞佛如何是天眞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師後遷住怡山長慶上堂謂衆曰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鉢揲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乃是方便之譚宗乘事作麼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會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師後終于長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溫州永嘉人也姓翁氏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吳越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歧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茆而止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征師聞于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

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一切莫錯舉
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僧問五乘三藏
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欲靈利問如何是大作佛事
師曰嫌什麼曰恁麼即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
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過這邊立僧移步師
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

汝問西來意　且過這邊立　昨夜三更時
雨打虛空濕　電影豁然明　不似蚰蜒急

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告衆爲別時有僧問
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
何體會師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即信受奉
行不忘斯旨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坐亡
壽六十四臘四十四既闍維而舌不壞柔軟如紅蓮
葉今藏于普賢道場中師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
宏奧因將合經成百二十卷雕印偏行天下

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得法化
行嶺表國主劉氏待以師禮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
大義之號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師
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

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國王三請不坐
光聖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師曰一聲鼙鼓萬戶
齊鏡曰恁麼即天台妙旨光聖親承也師曰莫亂道
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
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於天台國師
吳越忠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溫於西湖建大伽
藍曰奉先建大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若圓
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
衆師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
手把鋤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
師曰汝自何來師有頌示衆曰

今年五十五　脚未蹋寸土　山河是眼睛
大海是我肚

太平興國四年例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
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
師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
誡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
覩師全身不散容儀儼若鬚髮仍長迎入新塔

溫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人也姓江氏少依水心寺紹巖禪師出家受具初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後參天台國師發明玄奧乃住鴈蕩山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於西關建光慶寺請師開法住持仍於城下諸禪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入新寺師上堂有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師居之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講論

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即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即闍黎怪老僧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主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號

慧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甎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旣就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壽七十七臘六十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丱歳出家于天台華頂峯禮庵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麽即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麽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麽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如何是呑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麽問曰光呑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呑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欲識

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眞實箇不用別追尋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明智大師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歸寂

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臨安人也幼歲出家於本邑東山朗瞻院得度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密印心地初命住雲居普賢院僧侶咸湊吳越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動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什麼曰恁麼即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雍熙三年以山門大衆付受業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淳化初示滅歸葬于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天台問汝名什麼曰全肯天台曰肯箇什麼師乃禮拜住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師太平興國中以住持付法嗣弟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於本寺歸寂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曰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什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只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溫州白鹿人也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聞天台國師盛化遂入山參禮受心法初住杭州富陽淨福院後住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眞寶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剎剎盡毗盧問日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師一日坐妙善臺受大衆小參有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

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即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吒之師淳化元年庚寅八月二十九日於秀州靈光寺淨土院歸寂預告門人致書辭同道壽七十一臘五十六

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即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什麼作諸法師乃頌曰

功臣家風　明暗色空　法法非異
心心自通　恁麼會得　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譁曰什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卻是汝孤負我師後遷住杭州保安院示滅

福州嚴峯師朮禪師初開堂陞座時有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顒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嚴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二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柏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姓沈氏身長七尺餘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于氏少投明州雪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彌盛師自天台受記廻永明翼贊本師海衆傾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尋改名六和寺後太宗皇帝賜號開化)延請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太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即昔

時師子吼今日象王迴師曰且喜勿交涉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也至道元年季春月將示滅有法嗣弟子蘊仁侍坐師乃說偈曰

不是嶺頭攜得事　豈從雞足付將來
自古聖賢皆若此　非吾今日為君裁

師說偈付囑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與本寺瑜闍黎輒啓棺覩師右脅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上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領旨吳越忠懿王命住上寺初開堂衆集定師曰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論又如何舉唱只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缾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寱語一般且道古德據什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擁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將來僧方進前師曰又勿交涉也僧

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異日上堂謂衆曰龍華這裏也只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僧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汝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什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人也姓楊氏幼歳依本州大善寺出家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住齊雲山宴居法侶咸湊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什麼作心念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

秋庭肅肅風颼颼　寒星列空蟾魄高
搘頤靜坐神不勞　鳥窠無端拈布毛

其諸歌偈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見乎別錄至道中卒于大善寺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溫州永嘉人也姓鄭氏幼歳於本州集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淸寺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師初遇國師國師導以非風旛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時悟解後乃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于白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讎同

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雖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旛動仁者心動頌曰

非風旛動唯心動　自古相傳直至今
今後水雲徒欲曉　祖師眞實好知音

二見色便見心頌曰

若是見色便見心　人來問著方難答
更求道理說多般　孤負平生三事衲

三明自己頌曰

曠大劫來秪如是　如是同天亦同地
同地同天作麼形　作麼形兮無不是

師自爾足不履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蠶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日誨誘徒衆朝夕懇至踰三十載其志彌厲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焉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儼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師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去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脩羅界人界畜生界餓鬼地獄界如是

等界應須勿有蹤跡去始得為什麼有此一二三說為道法界唯是佛身便恁麼道恁麼道既成一二三又作麼生說是克濫法界底佛身向這裏為你等亂道還得麼於這箇說話若也薦得不妨省心力若也薦不得你等且道不歷僧祇獲法身是箇甚人彼此出家學倦不妨且退師有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諸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也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箇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真實參學也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什麼說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了又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又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

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彼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什麼莫道別卻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

又云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道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什麼西家是什麼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乃作驢鳴又作馬嘶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喚什麼作東家驢喚什麼作西家馬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作露柱處去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作驢屬南泉甚處西家作馬屬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

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這箇答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又云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事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益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粥上堂喫粥了歸下處打睡歸下處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齋時僧堂裏行益齋時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飯上堂喫飯了盥漱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

東事西事了黃昏唱禮黃昏唱禮了僧堂前喝參僧堂前喝參了主事處喝參主事處喝參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初夜唱禮初夜唱禮了僧堂前喝珍重僧堂前喝珍重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禮拜行道誦經念佛如此之外或往莊上或入郡中或歸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是等運為且作麼生說箇勿轉動相底道理且作麼生說箇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體底道理還說得麼若也說得一任說取珍重又云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什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

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又云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那時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那時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什麼若也不會各自體究取無事莫立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知一切味身觸一切輭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為復唯是你等心為復非是你

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為什麼所對之物卻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師忽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如晝稟命尋即成就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復謂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

答云也只是如畫師云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云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二長吏具以事聞詔本州常加檢視如晝乃奉師嘗所著竹林集十卷詩篇歌辭共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祕閣如晝特賜紫衣

前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師上堂曰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如何是保明家風師曰看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即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師曰七顛八倒曰若不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退後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前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溫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聞國城永明法席隆盛專申

參問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蹤即以忠懿王所遺衲
衣授之表信後住湖西嚴淨院開寶三年衢州刺史
翁晟仰重師道乃開西山創大禪苑（太宗皇帝改賜寶雲寺額）請
師居之學者臻萃師上堂曰諸上座佛法無事之
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今日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
眞道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師開寶五年
壬申七月示疾不求醫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師曰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二十七日職集衆言別安坐
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舍利門人建塔
衢州鎭境志澄大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
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問或因普請鋤頭
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
恁麼即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師後遷住杭州西山
寶雲寺說法本國賜紫署積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徧聞
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
動寂常眞如此施爲全眞智用問如何是本來人師
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只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
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敎誰方便
前杭州靈隱寺清聳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功臣院道慈禪師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上座曰恁麼卽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始得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

錢塘人也依本部西山保淸院受業自靈隱發明衆請出世師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眞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無事久立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靑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卻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瀫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什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臨安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卽便是也無師曰勿交涉師後住靈隱

寺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初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依靈隱寺了悟禪師出家遂受心印師上堂曰巍巍實相偪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偪塞虛空爲什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卽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裸裸地曰恁麼卽不密也師曰見什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卽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前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第九世住師上堂曰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自信得各自歸堂參取師下堂後卻問一僧只如山僧適來敎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什麼僧曰特

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迴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前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齊禪師洪州人也姓金氏禮百丈山明照禪師得度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遇法燈禪師機緣頓契暨法燈住上藍院師乃主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法燈曰有什麼交涉曰道齊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院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荊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衆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院後住雲居山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集盛行諸方此不繁錄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衆維那白云衆已集師曰老僧三十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

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什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便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付契瓌開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告寂壽六十九臘四十八今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揚瀾左里無風浪起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什麼境

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於撫州明水院受具遊方緣契慧濟禪師密承心印庵于廬山之金峯淳化四年孟夏月歸宗柔和尚歸寂郡牧與山門徒衆三請師開法住持初上堂未陞座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再爲重敷方乃陞座僧問郡主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師又曰問

詳且住諸上座問到窮劫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
答也不及何以故爲上座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
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上座謂之頂族只助
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菩提果
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
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説不
及此説更有箇奇特方便擧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
方莫錯擧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僧問不涉風塵如何
過得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僧擧南泉云銅缾是境缾
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鄧隱峯便拈缾

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亂瀉師接
武歸宗十有四載常聚五百餘衆景德四年三月十
八日上堂辭衆安然而化壽六十有七臘五十二全
身塔于本山

前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
州出家酷志求法遠參長安潛契宗旨先住韶州東
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第六世住）僧問

有二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即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

雲蓋鎖口訣　擬議皆腦裂　拍手趁玄空
雲露西山月

僧問如何是雲蓋鎖口訣師曰偏天偏地曰恁麼即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師曰一瓶淨水一鑪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不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闍維建塔于本山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前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婺州人也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建隆二年廣法歸寂付授住持節使錢仁奉禮重請揚眞要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擧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卻不見佛師曰

不見卽道曰恁麼卽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本院創別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音釋

漪於其切 昱余六切 璡卽刃切 瀫胡谷切 蝍蟉蝍資悉切蟉落蕭切蝍蟉蟲名 銛息廉切 繒纊繒疾陵切帛也纊苦謗切絮也 襦汝朱切短衣也 鷃於諫切尺鷃小鳥名 襵之涉切猶摺也 瀑蒲木切飛泉懸水也 殄徒典切絕也 盥古玩切澡手也 彙于貴切 闍維梵語也此云焚燒闍時遮切 剡時染切縣名 舁羊朱切對舉也

飀飀蘇曹切風聲 搘章移切拄也 繭古典切蠶衣也 捻諾協切捏也 漱蘇奏切盪口也 晟承正切 晡博孤切申時也 偪塞偪彼側切迫也塞蘇則切滿也 倮郎果切赤體也 畬羊諸切以火燒治田也 酷苦沃切極也 餌忍止切食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計字一萬五千[illegible]百箇
該銀八兩一錢七分
平湖沙彌在照對長洲徐普書進賢趙本立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